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
### 第一回 柳樹春訪師到蘇 鄧永康戲昭被打

詩曰：兩斷雲歸甫作晴，夕陽鼓角動高城；客愁正得排酒去，草色直疑煙染成。

鶯為風和初命友，鷗緣水長欲尋盟；不須苦問春深淺，陌上吹簫已賣錫！

宋朝英宗年間，浙江杭州府錢塘縣，有一位公子，姓柳名樹春，父親柳上杰，曾為掌朝元老，今已亡；只有老母林氏在堂。並無兄弟，家資數百萬，開有典當十間，這也不在話下。柳樹春年方二九，曾進過文武秀才，尚未曾結下朱陳。生得一表非俗，唇紅齒白，目清眉秀，真如潘安再世，李白重生，兼又文武雙全，臂力過人。平生忠直，仗義疏財，濟困扶危；故人贈他一個美號，叫做小孟嘗。

自幼拜過印然長老為師。三年學得一身拳棒，武藝無所不精。只因父親身中染病，故且暫別長老，回家侍奉父親。今上杰已經亡過，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又過三年。孝滿在家無事，因聞知印然長老，現在嘉興府三塔禪院，他特意欲重往相訪；未敢自專，只得入內稟知太太道：「孩兒欲往嘉興拜訪老師印然長老，故來稟知母親意下如何？」

太太道：「我兒，你既然要去拜會老師，為娘的亦不好阻你。只是出外不比在家，凡事須要保重，不可十分耽擱，即速回家，免致做娘的在家盼望，況且各處典當乏人總理。」

樹春道：「孩兒曉得，母親不必掛念。」

隨即命家僕柳興先去討下船隻，一面收拾琴劍行李物件，先搬運至船中。樹春又傳各間典當總管伙計吩咐一番道：「我至嘉興拜訪長老，不多數天就回；你們出入當賬，須要時刻清算，切不可疏忽。」

眾人答應曉得，俱各回身。樹春又吩咐家人女婢，小心服侍太太，不可一時疏忽。童僕皆應謹遵嚴命。樹春即入內堂拜辭太太，然後同柳興下船，直望嘉興進發。時值四月初旬，天氣清和，不一日已到嘉興。樹春吩咐船家將船停泊碼頭，即令柳興上岸，直至三塔禪院；入了山門，來至禪堂訪問，眾寺僧俱說道印然長老一月前卻是在此寺內，今已雲遊四處去了，並非寺中住持，請相公客堂少坐，待小僧請家師出來陪茶。樹春道：「不消了。請問師父，那印然長老可知往哪裡去麼？」

眾僧道：「他是雲遊過路的，去向實係難定。」

樹春道：「既如此，告別了。」

眾僧道：「相公再請寬坐，家師就出來了。」

樹春道：「不消打擾。」

回身出了寺門，心下想道：「枉我此番跋涉，又不能會著師父之面，空費一番辛苦，正是：有興而來，敗興而歸。」

柳興道：「大爺，我們今日已到嘉興地方，聞說秀州城內，十分熱鬧，何不同去城中遊玩消閒一番？」

樹春道：「既如此，將船暫泊碼頭，玩耍片時便了。」

主僕回到船中，用過早飯，更換衣巾。那樹春頭戴秀士方巾，身穿元色紅海青，腰繫名工打就的八進寶絲縑，腳踏皂靴，手持書扇，還有扇墜，乃是世代傳家珍寶，名曰移墨明珠。打扮得十分完整，宛若衛之清秀，備似潘安之妙麗，並無絀絀行藏，自是風流人物。即同柳興上岸，往秀州城中，進了西門，聞路上行人傳說道：「今朝乃四月初四，蓮花夫人生日，城隍廟裡演唱梨園，我們大家齊去看戲。」

人眾擁擠，甚是熱鬧。樹春聞說，叫柳興道：「我們今朝初到秀州城內，人地生疏，不知那邑廟在何處？」

柳興道：「大爺，方才那眾人諒必是要去那城隍廟看戲的，我們可跟他齊去看看，多少是好？」

樹春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

主僕二人跟上了眾人，都至城隍廟。一進山門，但見士女紛紛，燒香叩頭的不計其數。二人入廟閒玩一番，樹春見廟內閒人攪雜，擁擠不開，叫道：「柳興不必看戲了，可往街坊玩耍片時罷。」

二人出了山門，轉東彎西，見茶坊酒肆，三教九流，重重疊疊，甚是熱鬧。忽然見街旁排下一桌子，掛了一匾，匾上寫的「周國太相處。」

主僕二人駐足觀看，那國太見樹春拱手道：「觀相公氣色，今歲應遭大難，凡事須要仔細些。」

樹春應道：「在下生平不做甚虧心之事，諒來亦無什麼災難。」

國太道：「相公此刻，是該有定數非小可所能知也。」

柳興在旁叫道：「大爺不要聽他走江湖的胡言亂語，此等專會騙人銀子的。」

樹春辭了國太，又向別街遊玩。只見一簇人圍住在那裡看，不知是什麼。即叫柳興道：「你上前去看那些人，在那裡圍住看什麼？」

柳興上前一看，只見一女子膝坐在地中，低頭淒楚，珠淚滿面。旁立一位中年婦人，眾人圍住觀看，亦有仁厚之人道：「此事真正可憐，我們實在無力替她方便。」

亦有的少年道：「我們實在無有銀兩，觀這女子，真乃天下無雙，若有銀子，買來跟在身畔，豈不快哉？」

眾人在那裡說短道長。柳興聞言，即回來稟告樹春道：「大爺，那眾人圍住，原來是一個女子，坐在地下，雙目流淚，愁容滿面，旁又立一個中年老婦在那裡。小的聽見這些閒人的說話，想是要賣身的意思。」

樹春聽見柳興說到賣身二字，想道：不知何故賣身？便起一片仁慈之心。叫聲：「柳興，你隨我去問個明白，為什麼情由，或者救了她，亦未可知。」

於是主僕二人同往。柳興先至，來至眾人中說道：「大家恕罪，讓開些，讓開些，我家大爺來了。」

樹春近前一看，心中疑惑，未知是何緣故？待我問這老婦，便知始末。即叫道：「老娘娘，小生動問了：未知這位姑娘，為何緣故，面帶愁容，雙眼含淚，為何事閒坐在塵埃之中？望乞娘娘道明委曲。」

那婦人應道：「相公聽說，我家居住在秀水縣，丈夫姓馬名孝侯，係本邑庠生，家貧訓蒙為活。有一鄰居姓張名三泰，素本無賴，遊手好閒，作歹為非。寒家幾次被他偷竊，因此丈夫向縣主立下一紙存案。豈知他狼心狗肺，懷恨在心，詎料現今他為大盜，把奴家丈夫扳了窩賊。前日丈夫被差人拿去，現在監禁牢中，不得回家，已經兩日。昨日衙門內之人，向奴身說道，須得銀子五十兩，買贖賊口，方保得丈夫無事。相公，我們實係寒士之家，哪裡有這五十兩銀子？叫我出於無奈，只得把這親生女兒，年方十六，叫昭容，變賣銀兩願為丫環不願為妾。因此在這街坊上坐。」

樹春道：「老娘娘，小生乃杭州人氏，到此尋師。聽你這番言語，使人淒然之至，既如此，你與令媛可速速地回府，待我取銀五十兩，打發小僕送來與老娘娘救取老先生便了。」

那婦人道：「多謝相公！萍水相逢，難得仁心惻隱，但是空受銀子，何能報答？還使小女到府侍奉總是。」

樹春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何必如此？」

柳興道：「老娘娘，我家大爺在杭州，亦是常行好事。此乃小事，何足為意！」

正言之間，卻被個人看見，你道那人是誰？原來此人姓鄧名永康，乃是本處無賴惡徒；無所不為，專結狐朋狗友，橫行無忌。所以街坊之人皆懼怕他。恰好正來觀看，一見昭容如此美貌，便說道：「俺正在少一個掌家娘子，若論俺本事，拳棒高強，武藝無

雙，有名的教師，徒弟也不少，衙門中與我相好極多；俺替老娘娘往衙內打點書差，買轉口供，救馬先生出監無事；其賣身文契，可付那邊測字數先生寫一張。姑娘快隨我回家去，然後選一吉日，成就夫妻，豈不是好？那個杭州狗才，要贈什麼銀子？我看他哪裡有銀子，實在是要破俺的好姻緣。」

樹春道：「小弟並非買她回去，不過是空贈銀兩，何必如此大怒？」

鄧永康道：「呸，放屁！爾若不要她回去，要空贈銀子，分明實在要與俺作對了。」

柳興聽得氣忿，一時大怒，開了一拳，照鄧永康胸中打去。再飛起左腳一撻，那鄧永康不提防乒乓跌倒在地。這些閒人齊拍手道：「快哉，打得好！打得好！」

鄧永康欲翻起身來，又被柳興用腳踏住背心，著實手不住地亂打。樹春說道：「柳興罷了，放他起來。」

柳興聽了樹春之言，即放鬆了手道：「若不是我家大爺講情，活活打死你一條狗命，方顯你老子手段。」

鄧永康得放，爬起身來，仍出不遜言語，封不住口。惹惱樹春大怒，向前用手把鄧永康擒來罵道：「還敢嘴不服麼？」

鄧永康被樹春一擒，用盡平生氣力，難掙脫身，遍體盡皆酥麻疼痛，無奈何叫道：「杭州相公饒命，打壞了，小的下次再不敢了。」

那老婦人上前道：「大叔，這原是你不是，相公乃仗義疏財，慈心君子，他贈老身銀子，與你何涉？為什麼你來逞凶。聽老身相勸，從今以後，切思改過，莫做刁奸惡徒。」

又來改勸樹春道：「相公，此等小人之輩，不要與他計較，饒他性命，看老身之面，放他去罷。」

樹春罵道：「若不看老娘娘之面，想你這狗頭難脫吾手。」

把永康一拋，丟在地下，跌得頭腦皆裂，口吐鮮血，站起身來，滿腹不願，兩眼睜圓，看著樹春，只是再不敢多言。那柳興道：「大爺，你方才說要贈那老娘子五十兩銀子，還是身上取出來當場付她，還是到船裡去拿？」

樹春心下想道：「我並無帶有銀子在身，若要到船中取拿，亦覺路遠。」

便叫柳興道：「未知這裡附近可有典當麼？」

那鄧永康聽見樹春問附近可有典當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好了，冤有報了！我的朋友俱在東門外。待我領他到隆興當去當，即去叫齊眾朋友，打了此兩個賊種，為我出了一腹恨氣。」

即假小心道：「相公若要當，我們向東門外隆興當去當，小的同相公齊去。」

樹春乃是仁厚之人，並不疑惑就應道：「既如此，等一等就去。」

又向那邊婦人道：「老娘娘，你先打發令媛回家，然後隨我至當中取銀子便了。」

婦人道：「多謝恩人，待老身打發小女回家。」

即行至昭容面前，眼中帶淚叫道：「兒啊，我們今日禍起蕭牆，不幸遭此冤枉之難；此事實出於無奈，若然不遇著此位杭州相公仗義疏財，你我母子父女，全家豈不拆散，分離骨肉，安得完聚？這相公吩咐為娘的打發我兒先自回家，然後你娘去當中取了銀兩救你父親。算來杭州相公，是我們大恩德之人，我兒你可起身來，先自回家。你娘同相公去當中取銀兩隨後就來。」

昭容答應道：「女兒曉得。」

站起身來，暗眼睜看樹春。列位聽說，那昭容坐在地下半日，並未抬了一頭言了一語，真是端莊的女子，所以後來成其大器，有皇后娘娘之位。今聽見樹春要贈銀兩，算是大恩之人，所以欲識他一面；抬頭一看，並非賣嬌之女，此是後話休提。當時昭容立起身來，要回家去，心下想道：「難得此位相公仁慈慷慨仗義疏財，但未知他姓名，何時得報答？」

那邊柳興嚷道：「大家閒人散了罷，讓開些，不要圍住，空一路與姑娘過去罷。」

眾人這才散了。那昭容獨自回家而去。再說永康領路，樹春同老婦人一齊行至隆興典當。永康指道：「那間就是隆興典當了。」

說罷了溜煙跑去，會集那狐朋狗友，要報樹春此仇。柳興道：「大爺，你看那個永康狗教條跑得連腳都看不見了。」

樹春道：「多言，管他做甚？」

三人入了當門，樹春即將手中扇墜解下要當。柳興一見說道：「呵呀，這東西是當不得！此是先王欽賜柳府，數代傳家世寶，切不能當的。」

樹春罵道：「狗奴才多言，此日不過暫且當銀子，利老娘娘之便，少刻回至船中，取了銀兩即時贖回，有何不可？」

看官聽說，樹春此扇墜，乃是一粒明珠，名曰：「移墨明珠」。為何稱曰移墨明珠？那墨若污在紙上，及在桌上，可將珠子放在污墨之上，只消片時依然不睹墨遺蹟。或是詩箋墨書，把珠一移，但存一片白紙，全無一點墨痕；那珠仍舊又如故，所以為之至寶，乃先王欽賜他祖上柳文華的。此珠歷過柳府數代傳家之寶，如今樹春隨帶身邊，時刻不離。